

【四方风杂文文丛】

第二辑

朱铁志·主编

孔子论·鲁迅辩

宋志坚 著

 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始于1897

2013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孔子论·鲁迅辩/宋志坚著. —北京: 商务印书馆,
2013

(四方风杂文丛第二辑)

ISBN 978—7—100—09789—5

I. ①孔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0650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孔子论·鲁迅辩

宋志坚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ISBN 978—7—100—09789—5

2013年6月第1版

开本 710×1000 1/16

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22 1/2

定价: 45.00元

网络时代的杂文创作

——序《四方风杂文文丛》第二辑

朱铁志

不知是杂文独特的艺术魅力使然，还是商务印书馆特有的号召力使然，“四方风杂文文丛”第一辑出版以来，得到同行认可和读者喜爱，也受到出版方的肯定。一些论者对其赞誉有加，市场销售态势良好，几位作者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购买样书，还是被朋友索要一空。作为文丛的主编，这个结果我是没有想到的。杂文作为“社会批评、文明批评”的犀利工具，向来只存在于“小众”之中，即便是在思想解放的狂飙突进年代，杂文的繁荣也是有限而节制的。但在整个社会日趋物质化的今天，人们并没有忘记杂文。无论客观环境怎样变化，它始终在不满足于思想高度同一化的人群中、在努力保持思想尊严的独立个体中，坚韧地存在着、顽强地生长着，并持续不断地放射出思想的光辉。是的，它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，从来没有站在



舞台中央,但它就像冬天的溪水,静静的,却在流;就像春天的桃花,淡淡的,却在开。肃杀的风景里有它生命的律动,盎然的春色中有它一抹亮色。安徒生的童话历久弥新,而杂文,正是那个说出皇帝光屁股的孩子。

很多人喜欢这个单纯而没有城府的孩子,因而杂文不管景气不景气,总是有人热衷撰写、热衷阅读、热衷出版,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,也加入到出版杂文的行列当中。这是否可以认作是对杂文价值的一种肯定,是对杂文家工作的一种尊重和推崇呢?长期以来,在读书人的心目中,商务印书馆是以出版权威工具书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著称的。能被商务印书馆所接受、所认可,既是杂文的光荣,也是杂文家的光荣。“四方风杂文文丛”定位于中青年作者,既有借此向老一辈杂文家致敬的意味,又彰显了出版方对杂文未来的信心。第一辑四位(瓜田、徐怀谦、安立志、朱铁志)作者经历不同、职业各异,但分别代表了一种风格和特点。我们不敢说自己写得有多好,但这份追求是真诚的,读者是认可的。

正是基于对第一辑整体质量的认可和对未来杂文发展趋势的信心,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“四方风杂文文丛”第二辑。经过反复比较甄别,出版方在多位备选作者中最终确定宋志坚、李乔、杨庆春、阮直四位。一般读者对四位作者也许并不十分熟悉,但对杂文界同仁来说,四位都是实力出众、特点鲜明的杂文作家。宋志坚人到中年“半途出家”之后,长期从事编辑工作,是福建杂文当之无愧的标志性人物之一,在杂文理论研究和创作两端,均有独特发现和不俗业绩。近年来沉湎于孔子与鲁迅的对比研究中,在锐利观察当下世相的同时,常发思古之幽情,知其者谓其心忧,不知其者谓其何求。李乔系知名学人和报人,是广有影响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主任、报社编委。理论眼界开阔,史学功底扎实,办报策略高妙,文笔辛辣老到,



是新史学随笔有影响的写家之一。杨庆春原为工科男，长期痴迷哲学，嗜书如命，对自然辩证法多有研究心得。学术领域介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，如今是空军报社领导之一。其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敏锐的战略思维，常常流露于杂文创作笔端，成为杂文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阮直先生虽是地方报人，却有全国影响，在京沪穗各大报的曝光率甚至高于本地报纸。于杂文和散文两方面创作均得心应手，是有名的得奖专业户。其文风软（阮）中带直，柔中见刚，端的是软硬兼施、刚柔相济，文如其人，人胜其文。

在审读各位同道的文稿时，我不时为精彩的观点和巧妙的表达而击节叫好。临渊羡鱼之际，不免对过往的创作进行一点浅陋的反思。愚者千虑，竟有数得，匆匆记下，就教于方家。

网络时代杂文依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。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瞬息万变、思想异彩纷呈的网络时代。互联网和手机的迅速普及，使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发生根本改变，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一种自上而下的传递模式，正为以计算机和手机为代表的即时通讯工具所消解，“海量信息、实时更新、双向互动”逐渐取代了单向度的灌输，很少有人再把提前知晓某种精神和某条消息当作高人一等的“政治待遇”，很少有人能够再让民众成为“使由之”的“庸众”、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只要一机在手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事实的见证者，成为现场直播者。“真相”通过无数个体的眼睛折射，“事实”经由不同视角独立解读。企图一手遮天式的“引导”和“教育”，必须经得起事实和民众的双重检验，方能取得有限的信任和接纳。于是有人惊呼：互联网搞乱了人们的思想，颠覆了传统的价值，必须限制、封堵乃至关闭，方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人们思想的单纯。这样的惊呼，既来自深受传统观念浸淫的老派人士，也来自某些意识形态管理者。而早已习惯



于平面写作的杂文作者,是否也感到手机和网络的冲击,认为“段子”和“微博”作为一种更直接、更犀利的“新杂文”,对传统杂文创作形成了强力挑战?我想是的,是挑战,是一种积极而良性的挑战,更是一种促进。任何一种文体的进步,不仅来自自身的觉醒,也来自外部的冲击。段子具有简洁、犀利、辛辣、一语中的的特点,同时也带有碎片化、浅陋化、简单化、情绪化的缺点。而杂文不受微博 140 字的限制,可以在思想和艺术两个层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开掘、更加从容的展开、更加理性的辨析、更加婉转的表达。一句话,网络时代没有终结杂文,而是对杂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,有出息的杂文家应该正视这种挑战,力求写出更多、更好的作品,而不是哀叹杂文的式微。

思想性永远是杂文的灵魂。毫无疑问,思想是杂文的灵魂,批判是杂文的根本属性。再好的材料、再好的文字、再好的构思,如果不以思想为灵魂、为内核,都是枉然。有时巧妙的构思、优美的文字,可以掩盖文章思想力度之不足,也能给人以一定的阅读美感,但稍微一深入,就容易发现花哨外表下的空洞和虚弱。严秀先生说:加强杂文的思想深度和广度,是所有杂文家的首要任务。这是锥心之论,是至理名言。鲁迅杂文之所以让人百读不厌、常读常新,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深刻的思想见解和独特的艺术魅力。一个杂文作者如果不在这上面下功夫,注定是难有所成的。这当中,最要紧的是要有自己富于创见的新思想,而不是简单重复任何别人的现成结论。杂文不是阐释学,不是说明书,更不是复印机,不能容忍老生常谈,不能接受人云亦云。在写作一篇杂文时,一定要有一个“文无新意死不休”的顽强意念在脑中。没有新思想,起码要有新材料;没有新材料,起码要有新表达。如果一篇杂文既没有新思想,也没有新材料,甚至没有新表达,



那就压根儿不要写了，何必“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”，干这种“无异于谋财害命”的勾当？

杂文需要学养灌注。杂文的思想性不是凭空产生的。它既来自实践，更来自学养根底。鲁迅先生“孤岛”十年几乎足不出户，却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杂文佳作，靠的就是学养灌注的深刻洞察力。朱光潜先生说：“不通一艺莫谈艺。”第一个“艺”字，是指具体的艺术门类，如文学、戏剧、电影、建筑、绘画等；第二个“艺”指美学和艺术规律。就是说，如果不掌握、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形式，最好不要妄谈艺术规律。同样道理，写作杂文最好也受过文史哲、政经法等某一学科系统的学术训练，具有较为完备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基础。如此，写作过程中才会有左右逢源、如虎添翼的感觉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没有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朋友就没有资格写杂文，但通晓一门，旁及其他，总是有利无弊的。如今很多报刊青睐专家学者的言论，看重的其实就是那个学理背景和专业化的论说。但在注重学养灌注的同时，要特别警惕把杂文写得了无生气，仿佛一篇缩微版的蹩脚学术论文。是真佛只说家常话，即便是学术论文，也照样可以写得才华横溢、生趣盎然。看看冯友兰、闻一多、朱自清先生的论文，就知道什么叫思想深度，什么叫富有情趣，什么叫异彩纷呈，什么叫明白晓畅，什么叫深入浅出。杂文作者当有如是追求。

引经据典但不陷于吊书袋的泥坑。杂文常常引经据典，这是增强文章思想性、知识性和历史纵深感需要。优秀的杂文通过现实穿透历史，同时也从时间深处洞察现实，从而引来横跨古今的深沉思考。有些杂文以史料为由头，由此说开去，犹如抽丝剥茧，层层递进，最后得出结论；有些杂文似乎通篇“讲古”，不涉及现实，却是声东击西，意在言外，最后略点



一笔，全篇皆活。在这方面，不少前辈杂文家如王春瑜、牧惠、陈四益等都是高手，本辑所收李乔、宋志坚也有不少成功的尝试。在我看来，第一，“引”和“讲”都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是“台”，不是“戏”，不能以材料淹没观点，更不能以材料代替观点。有人以为杂文的正路便是来上一段“古人云”，再发上一通议论。这是对杂文写作的误解，也是许多读者对杂文不以为然的原因之一。第二，杂文写作当然不妨从史料说起，但不能说起就是说止，必须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、生发开去，有所发挥、有所超越，成一家之言，说出属于自己的观点。正如严秀先生提醒的那样：无力“说开去”，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标题。第三，引述古籍和典故，应有自己的发现，是大量阅读基础上的信手拈来，不是东拼西凑、东挪西借的装点门面。最好采用别人很少使用，或者即使别人使用，但没有独特发现的材料，而不是用尽人皆知的东西作旁征博引状。一说纳谏，就扯出李世民和魏徵，说得读者耳朵都起老茧了。说到底，引述只是由头，是引子，是闲笔，不是正剧。一些作者之所以引得蹩脚，还是因为功底不深、肚里没货，又硬要作出渊博状，书袋子没有吊成，反而暴露了思想和学问的浅薄来。

杂文最忌“杂而无文”。杂而无文，行之不远。所谓“杂而无文”，是说一些杂文缺乏艺术表现力，语言枯涩，结构松散，逻辑随意，缺乏一种内在的从容气质和理性之美。优秀的杂文家往往自觉排斥杂而无文的杂文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杂文与一般的时评是有界限的。并不是排成楷体字的就是杂文，也不是放在花边里的就是杂文。要言之，杂文之“文”，是文明之文、文化之文、文学之文、文雅之文。这“四文”说，我在“四方风杂文文丛”第一辑序言中已经说过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
杂文须有一双文学的翅膀。杂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，应该有自



己的文体特征和独特的美学表达，这是它区别于小说、戏剧、诗歌，同时也区别于时评、政论、论文的特点所在。它的文学性并不简单表现在虚构情节、塑造人物形象上。而是更加注重文章的理趣，通过正论、反论、驳论、归谬等手法明察秋毫、见微知著，陷论敌于被动。如此说来，杂文岂不成了论文？没错，从本质上讲，它更倾向于论文，是瞿秋白所谓“艺术的政论”，思想是它的灵魂。问题在于，哪种文体“思想”不是灵魂呢？没有灵魂的文章算什么文章呢？“艺术的政论”核心词在“政论”，限制词是“艺术的”。这就决定了杂文尽管以表达思想观点为目的，但其手段必须是艺术的，是可以广泛借鉴和使用所有文学手法的。一方面要像何满子先生说的那样：注重杂文的论辩性，强调言论的正确性和逻辑的扣杀力。撇开对手的枝节问题，抓住要害，一击致其死命，绝不让对手牵着鼻子走，作无谓消耗性的纠缠。要善于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，将对手自以为“精彩”的论点变成他们“窝里斗”的武器，化对手的杀伤力为其自我残杀的力量。另一方面，要综合运用归纳、演绎等多种手段，既从个别到一般，又从一般到个别，通过典型事件、典型人物的剖析，弘扬真善美，鞭挞假恶丑，揭示社会发展规律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。在注重论辩性的同时，也可以通过白描等手法塑造典型形象，使读者以小见大，窥见世相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、胡适的《差不多先生传》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。杂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，除了论辩文章的一般要求外，还应力求做到机智幽默而不流于油滑、善用反讽而不尖酸刻薄。适当使用方言土语也可以起到通过语言塑造地域形象的良好效果。杂文的行文要富于感染力和暗示性，隐晦曲折不仅是“安全生产”的需要，也是杂文文体美的内在要求。只有努力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，才能使杂文更有杂文味儿和艺术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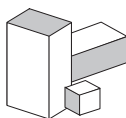
杂文的“杂”与“精”。有人以为杂文姓“杂”，故而杂七杂八、东拉西扯，下笔千言，离题万里，这是天大的误会。不少知名杂文家创作数量并不大，能够使人记住的或许只有那么几篇甚至一两篇，但其作用却远远胜过一些“著作等身”的“高产作家”。比如创作《鬣狗的风格》的秦牧先生、创作《江东子弟今犹在》的林放先生、创作《〈东方红〉这个歌》的吴有恒先生等，仅凭上述一篇佳作，就足可奠定在杂文史上的地位。正确处理“杂”与“精”、“博”与“专”的关系，是所有杂文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“杂”是指思想、题材、风格多样之杂，不是杂乱无章，信口开河之杂，不能以胡言乱语、信口开河冒充潇洒从容。有人错误理解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，把随便什么鸡零狗碎、不加提炼的东西都塞进杂文，仿佛老太太的絮叨。还有人实在找不到说话的由头，索性将自己以往的创作当成经典来引用，一上来就是“不才曾在文章中说过……”，实在有些自恋加自不量力。好的杂文家动笔是很慎重的，“厚积薄发”是基本原则，但也不排除长期积累后的“火山爆发”。邵燕祥、牧惠、何满子、章明、陈四益诸公创作数量很大，几近著作等身，但总体质量非常过硬，足可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，所以也不可一概而论。问题在于，具有上述各位的丰富阅历和深厚学养的作者并不多，他们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复制。问题的另一面是过于关注“厚积”，轻视甚至否定“薄发”，终于由“薄发”而“不发”，甚至“发不出来”，彻底枯竭了。从哲学的角度说，“厚积”是“量的积累”，“薄发”是质的飞跃，“厚积薄发”并不是“积而不发”。还有一种情形是过于追求数量，竭泽而渔，年产百八十篇，甚至更多。其数量固然可观，但质量很难寄予太高期望。我的态度是要掌握两者之间适当的度，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。具体到某位作者，当然很难界定多少算多，



多少算少，还是要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和综合实力出发决定。杂文史上，无论是鲁迅先生，还是其他优秀作者，都有日产一两篇，甚至两三篇的记录。何满子先生和舒芜先生论战，不到二十天写了十四篇，而且篇篇尖锐有力，质量上乘，我们只有羡慕和佩服的份儿。

杂文的“帮忙”与“添乱”。“要帮忙，不要添乱”，这句通俗的大白话据说是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原则。从常情常理出发，话是没错的，错在一些人对它的片面理解和错误使用上。什么叫“帮忙”？什么叫“添乱”？一些人认为歌功颂德是“帮忙”、文过饰非是“帮忙”，而针砭时弊是“添乱”、反腐倡廉是“添乱”。一句话：歌颂孔繁森是“帮忙”，批判王宝森是“添乱”。因为孔繁森是“九个指头”，王宝森是“一个指头”，“九个指头”不看，专盯着“一个指头”，不是“添乱”是什么？严秀先生说：“有些同志认为，凡是批判错误的东西的批评本身就叫‘右’，只有批‘右’的东西才是永远正确的。”“左”是认识问题，“右”是立场问题，所以宁“左”勿“右”，这是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经验总结。问题在于，杂文的使命在于“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”。以为揭露腐败是给党“抹黑”、是“添乱”的想法，不知是真的热爱党，还是有意粉饰太平，硬作“歌德”状？老话说，成绩不说跑不了，问题不说不得了。现在的问题恰恰是说“问题”太难、说真话太难，这是杂文的困境，更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困境。“忠言逆耳利于行”的道理谁都懂，但要把它变成一种自觉的理性精神，却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情，这或许正是杂文存在的根本理由吧。

是为序。



目录

自 序 / 1

孔子论

孔子居然“著”了 / 7

《论语》不为夫子讳 / 10

孔子不喜欢孟子的推论 / 12

孔子怎样评说管仲 / 15

子路是不是好学生 / 19

孔子的“礼”与“非礼” / 23

孔子落难之时曾有“三问” / 26

孔夫子的最后一次“面试” / 30

孔子为什么喜欢颜回 / 34

子贡如“器”亦君子 / 37

晏子未必不如孔子论 / 40

孔夫子的“男女关系”观 / 44

孔夫子的致命弱点 /	47
孔子不言“文死谏” /	50
“放鳅知德”感言 /	53
“萍实通谣”发微 /	55
关于孔子父母的“野合” /	58
解读《猗兰操》 /	61
孔子为什么不见阳货 /	63
今人缘何删《孟子》 /	66
孟子的“时评” /	69
孔子后人要有孔子风范 /	72
孔子与孔门弟子 /	75
“还原”中庸 /	80
从养生学的角度看孔子 /	85
“朽木不可雕”之辩说 /	88
孟子怎样评说管仲 /	91
孔孟之“尺”有别论 /	94
孔孟之“仁”异同论 /	97
孔孟被“硬捏合拢”说 /	100
何谓“思孟学派” /	103
孔门有几个子思 /	106

子贡的尴尬 / 109
少正卯的幽灵仍在游荡 / 112
孔子不可能诛少正卯吗 / 115
孔子“焉用杀”之疑 / 119
孔子为什么多才多艺 / 122
孟子为何滞留昼邑 / 125
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议 / 128
管仲不荐鲍叔 / 131
荀子怎样评说孔子 / 133
荀子怎样评说孟子 / 137
周公不乐拘泥周礼 / 141
银川与羊及其他 / 144
孟子的“贵贱”论 / 146
孟子的“考核”论 / 149
孔子的“宽恕”亦有度 / 152
孟子也有人格缺陷 / 156
闵子骞之孝 / 159
孔子的“无违”怎么解 / 162
公祭孔子的新闻解读 / 165
“天下为公”审议 / 168

孔老夫子说小人 / 172
“部长荐书”的联想与困惑 / 175
“全民皆儒”三疑 / 178
“国学热”三题 / 184
“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”吗 / 194

鲁迅辩

鲁迅，永远的话题 / 215
关于李长之的《鲁迅批判》 / 218
“做鲁迅”？ / 222
武松活着会怎样 / 225
许寿裳与《鲁迅年谱》 / 228
鲁迅也怕世俗 / 231
《夸张规律》异议 / 234
“北平五讲”缘何没有清华 / 237
鲁迅愿不愿当“国学大师” / 242
关于《随感录·三十八》 / 245
关于“尚无佐证，录以备考” / 248
许寿裳与《鲁迅全集》 / 250
被忽略的预言 / 256

鲁迅与绍兴历代先贤 / 259
鲁迅与绍兴同代名贤 / 272
《要不要读中国书》有“硬伤” / 275
鲁迅与《沈下贤文集》 / 278
鲁迅的气度 / 285
钱锺书对鲁迅的评价是负面的吗 / 288
钱锺书与鲁迅的相通之处 / 294
钱锺书“排斥鲁迅”评说 / 299
辛亥百年重读《〈越铎〉出世辞》 / 303
鲁迅是辛亥革命的旁观者吗 / 306
鲁迅与梅兰芳及其他 / 310
鲁迅“一个都不宽恕”的是哪些人 / 316
怎样理解《狂人日记》中的“吃人” / 321
关于周木斋的“沉冤” / 326
再谈鲁迅的气度 / 331
“不客气”的知己 / 334
鲁迅怎样评说“国学” / 337
后 记 / 341